



甘泉

戴帆

广东人民出版社

甘泉

戴帆

广东人民出版社

甘 泉

戴 帆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汕头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8.625 印张 5 插页 163,000字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册

书号 10111·1066 定价0.59元

这是一部歌颂抵制右倾翻案风的英雄人物的中篇小说。

作品以一九七五年秋天农业学大寨运动为背景，通过一个国营华侨茶场的斗争生活，形象地说明了**翻案不得人心，表现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作品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茶场开山队党支部书记江向华，从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的回潮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喧嚣声中，敏锐地看到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条修正主义纲领，发扬红卫兵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同追随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副场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挖出了隐藏多年的阶级敌人。

作品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江向华和他的战友们的形象，朝气蓬勃，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内 容 提 要

封面、插图：林 慵

目 录

引 子	(1)
一 盘山道上	(11)
二 古井风波	(19)
三 副场长的心事	(33)
四 茶山的早晨	(45)
五 车轮滚滚	(54)
六 在公社的土地上	(65)
七 “风”和“浪”的关系	(78)
八 龙胆泻肝汤	(93)
九 交锋	(105)
十 古井甘泉	(122)
十一 愚公的子孙	(134)
十二 密谋	(149)
十三 山歌擂台	(162)
十四 兴风作浪	(179)
十五 山雨欲来	(193)

十六	“你们上当了！”	(205)
十七	谷仓岗风云	(221)
十八	山头热浪	(236)
十九	火热的心	(248)
二十	天罗地网	(257)
二十一	大枫树下	(266)

引 子

哪——哪！哪！

夕阳透过云缝，剑一样的金光直刺浩瀚的太平洋，辽阔的大海披上了美丽的光彩。此刻，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之中，一艘雄伟的客轮在顶风破浪前进。大客轮不时发出庄严的汽笛声，好似向不可一世的大海宣告：

“让路，我来了！”

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客轮“东风号”。它载运着近千爱国侨胞，向着亲爱的祖国归航。

这是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东风轮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中航行两天了。两天，对于这些刚从度日如年的苦海里跳出来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呀！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时间的骏马跑得更快一些，让自己早日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两天来，他们心头充满了激动、幸福，心潮象大海一样，一刻不停地汹涌澎湃。

老一辈的人们，额角上刀刻般的皱纹仿佛记载着那湮远的年代，他们年轻时漂洋过海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啊！

那时，祖国大地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饿殍遍野，田园荒芜。在破产的农村，穷苦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了！多少人被“卖猪仔”到南洋去，离乡别井，流落到海角天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现在，胡须、头发都被岁月的风霜染白啦！他们终于盼到祖国换了人间，盼到强大的祖国派船来接她的海外儿女了！他们的感情是多么激越，又多么深沉！

年轻一辈的心，也许跳动得更加剧烈些吧！他们向往着伟大的祖国，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眼下，男、女、老、幼，都幸福地坐在祖国的东风轮上。这就是祖国的土地啊！已经回到伟大祖国土地上的儿女们，痛定思痛，谁也忘不了不久前的惨祸。

那是两个月以前的事——

一个宁静的黑夜，一个华侨居住区突然起火了。

“着火了！”

“救火啊！”

……………

呼喊声在岛屿的上空回荡。火焰照得半天通红。轰！轰！轰……一些易燃物品在烈火中爆炸着。浓烟裹着火舌，火舌舐着房屋，几十间、几百间店铺、住房迅速地被吞噬着。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人们，有的被堵在屋子里，变成了焦炭；有的冒火逃出来，昏厥过去了。几百个、成千个受难者，身上的火扑灭了，头上的怒火却愈来愈猛烈地燃烧起来！

“老天哪！为什么着火呢？”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着火呢？一下子，谁也不知道；一下子，谁也弄不清楚。烈火熊熊，喊声震天。剧烈的爆炸声不断地轰鸣。一辆辆救火车远远地开来了。一条条黑色的胶皮管凌空架起来了。可是，正在减弱的火势却一下子猛烈了十几倍，几十倍。

刺鼻的汽油味钻进人们的鼻孔里，人们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正在燃烧的心，简直象火山爆发一样了！

“他们哪里是救火！是火上添油啊！”

“救火是假，浇汽油是真！啊，老天爷！”

“没人性的东西，匪徒！”

.....

白浪滔天，蓝天碧透。东风轮在宽广的蓝色征途上全速前进。侨胞们心头的火焰还没有熄灭。那倚傍在轮船栏杆上的人们，还在满怀愤怒地望着那黑沉沉、雾茫茫的远方哪！

侨胞们望着轮船背后的远方，心中有的是仇恨，也有的是怀恋。干坏事的并不是长期以来同侨胞们友好相处的异国人民，而仅仅是一小撮反动派。当他们走上东风轮的舷梯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异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一天，祖国派来的轮船要启碇返航了。那宽阔的码头、街道，高高的窗口，到处是送行的人们。几百顶，几千顶各种颜色的帽子被扔到空中，扔到海里，扔到甲板上。许

多楼房的天台、窗口，飞出五色缤纷的彩带、花团。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呼喊“中国！”“中国！”他们用自己的文字在旗子上写着“再见！”“再见！”……这样深厚的情谊，只有浩瀚的大海才能与之相比呵！

海上的一天又过去了。朝阳的光辉铺满了大海，辽阔的水面闪耀着万点银光。日日夜夜拥抱着东风轮的大海啊，如今多么欢乐，多么活跃！在蔚蓝的天空下，海面那粼粼波光，一层层，一片片，荡漾开来，呈现着浅红、橙黄、黛青、翠绿的颜色，变幻无穷，显得那么瑰丽神奇，美妙极了。

东风轮在千变万化的大海中欢畅地前进。

在客轮三楼那髹漆得雪白的栏杆旁，一个下巴底下飘着一把雪白胡子的独臂老人庄严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凝视着壮丽的大海。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象甲板上那参天而立的桅杆那样，他一动也不动。这个六十一岁的老人，名字叫李子良。这些日子，只有波涛汹涌的大海才能同他的心情合拍。他一天到晚倚傍着船栏，往事在他心头翻涌——

李子良还不到十三岁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只得把这个独生子卖到地主家里。那可不是人的生活啊！白天使牛、锄地、扛石、推车，晚上还要擦地板、洗尿罐、喂两头大水牛牯，直到半夜，才能在密密麻麻的蚊虫包围下，躺在牛栏里的一个木架子床上。牛马一般的生活，怎能活下去呢？妈妈不愿让他在牛栏里活活被折磨死，一天晚上，亲自把他带到一个陌生人那里，摸着他的头，眼泪汪汪地说：“阿良，妈生了你，

可养不了你啊！你跟这位大叔过南洋吧，往后，有命活着，就回来看看妈……”小阿良看着眼前的陌生人，忍着眼泪说：“妈呀，我一定回来看你！……”说着，母子俩不禁抱头痛哭起来。

.....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李子良在异国土地上，开矿山，种橡胶，做木匠，出海打鱼，什么活都干过了，什么苦都尝过了，背弯了，须白了，却总是挣不够回国的路费。在两个月前的那场灾祸中，他同烈火、匪徒英勇搏斗，被强盗用锋利的刀砍断了一条手臂，是侨胞们凑钱把他送进医院救活过来的。如今，伟大领袖毛主席派船把他接回祖国。对毛主席，对亲爱的祖国的感激之情，他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只是默默地下定了决心：要用仅存的一条胳膊为祖国出力，一条胳膊当两条用，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伯伯，你看，你看……”李子良循声一看，只见一个十岁左右、精灵活泼的孩子，从二楼噔噔地跑上来了。这孩子急得脸孔涨红，鼻子、额头都渗出微细的汗珠。他一跑过来，便拖住李子良空着的衫袖，又拉又扯地说：“伯伯，你看嘛，多么难剪！”

“嗯，”李子良望着这一上船就让自己给带着的孩子，爱抚地说，“向华，难什么哪！看你急得满头大汗！”

“伯伯，你看嘛——唉呀！”小孩把手中的小剪子塞到老人手中，然后从鼓鼓囊囊的小裤袋里掏出一大把零乱不堪的红纸，高举到李子良面前说：“伯伯，都剪歪啦！”

李子良低头一看，一下全明白了：这个可爱的小孩是在剪五角红星哪！他为了要剪一颗象解放军叔叔头上戴的那种闪闪发光的红星，已经整整忙了三天了。他用铅笔画呀画，用小剪刀剪呀剪，但总是剪不成。有时，画是画得很工整，但一剪却又剪歪了。不过他并不灰心，因为他从华文课本上学过“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句话。铁杵都可以磨成针，哼！何况剪一颗红星！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船舱里，眼望大海，心里想着解放军叔叔，剪呀剪呀，剪歪了就往小裤袋里一塞，两个小裤袋现在已塞得鼓鼓囊囊的了。李子良无限深情地望着这惹人喜爱的小孩子，对比着自己的童年，心情更加激动起来。他俯下身子，用一只胳膊抱起小孩，遥望着壮丽、辽阔的大海，歇了好一会才说：“向华，你为什么要天天剪红星呀？”

“我要学《人民画报》上刊登的解放军叔叔！”小孩子一本正经地说。

李子良满意地看着向华，说：“好，好哇，真是个好孩子！好，我一定给你剪一颗。”他一边说一边把小孩轻轻放回甲板上。

“要两颗！”小孩仰起头，伸出两个手指头说。

“一颗，只一颗！”李子良逗着孩子。

“两颗！两颗！”小孩固执地说。

“为什么要两颗呢？”老人故意问。

“我要一颗。伯伯，你也要一颗嘛！”小孩拍着小手掌说。

“哈哈……”李子良情不自禁地放声大笑起来，说：“好，好！两颗，两颗……”

就在老人放声大笑的时候，在二层楼的客舱里，也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响亮的笑声、掌声，敲打瓶罐的声音，经久不息。人们欢乐的心情，就象太平洋的浪涛那样，一浪赶上一浪，一浪比一浪高。李子良心情舒畅地拖着小孩回到舱门外，只听得人们议论纷纷：

“喂，是男的，还是女的？”一个老太婆笑咧咧地问道。

“我愿是个男的，好让咱们的解放军将来多一个战士！”一个黑黝黝的中年汉子说。

“不！”一个年青女子表示反对，“男女都一样！解放军里不也有女兵么！”

突然，在人们的喧闹声中，两个头上扎着红头绳的小女孩从人丛中挤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大声欢呼：

“毛主席万岁！”

“万岁！毛主席万岁！”

顿时，整个客轮都沸腾起来了。有的人当场跳起了半洋半土的家乡舞；有的人高兴得互相摔打，表演杂技，简直象过节似的。

李子良站在舱门外，好一会才弄清楚，原来是一个女侨眷在轮船上生孩子了。他拖着向华站在人群里，一个劲地笑着。过了好一会，他向那个带头呼口号的小女孩问道：

“男娃，告诉大伯：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个叫男娃的小女孩指着自己身边的同伴说：“问大燕吧！问她吧，她做姐姐了！”那个叫大燕的小女孩高兴地说：“听接生婆说，是个妹妹。”

“该起一个什么名字呢？”李子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提出起名字，欢欣雀跃的人群一下子又静默了。这可要起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啊！据说，在茫茫大海的旅途中生孩子，被认为是“吉利”的事情，何况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旅行！更何况小孩正好诞生在领航员庄严宣布客轮进入祖国领海的时刻……。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又将多一双有力的手了，在对付帝、修、反的斗争中，又将多一分力量了。谁不想给这孩子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呢！

船上的小男孩、小女孩，纷纷争着提出自己认为最好的名字。

“我认为，应该叫‘海花’！”一个名叫滚滚的男孩子说。

“女孩子就一定要叫什么花么？我看应该叫‘海柳’。”常爱和滚滚打架，却又同滚滚十分要好的海涛说。

“‘海柳’还不是和‘海花’差不多？不如叫‘海水’吧！”男娃说。

“哈哈，男娃，海水，又咸又苦，你敢去喝一口么？还是让我来起一个最漂亮的名字吧！”说话的孩子名叫天乐，年纪大约十一、二岁，长得肥肥胖胖，模样儿有点滑稽。只见他摇摇摆摆地走过来象，发表声明似的说：“小孩子一定是很

胖的，我看起个‘海胖’的名字顶好。”

在一阵哄堂大笑声中，二十一岁的陈飞龙懒洋洋地过来了。他的浑号叫“乌龙”，是个高个子，几天来给人们的突出印象是既贪吃，又贪睡。对于回祖国，陈飞龙心里也高兴，他想，从今以后，渡过这个海，就可以不再给人拖地板、抹门窗、洗碗盘、擦皮鞋了，可以吃饱睡足，享社会主义清福了。上船以来，他理所当然地吃饱了睡，睡够了吃。他做梦都在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哩！”刚才，他在睡眼朦胧中听说有谁生孩子了，便一翻身爬起床，赶来凑热闹。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拭着浮肿的眼睛，口沫横飞地说：“小胖子，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你懂个屁，你……”他正要为新诞生的小生命起个什么名字，又一下子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出口的时候，忽然，叭啦一声，冷不防被一个什么东西绊倒了。他舒舒服服地跌了一跤，出了个洋相，叫大家禁不住捧着肚皮哈哈大笑。

笑声过去了。一直站在李子良身边的向华站出来说：“阿姨、叔叔，让我也起一个看好不好？”

“好哇，向华！”大家差不多齐声说。

向华有板有眼地说：

“在南洋时，我听妈妈说过，我们家乡燕子最勇敢，它们能飞过大海到南洋过冬，春天又飞回家乡。这个小妹妹叫海燕好不好？”

“海燕，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叫好。

海燕就是这样诞生了……

经过六天六夜的航海生活，祖国的黄埔港出现在朦胧的晨雾之中了。

李子良领着向华、滚滚、海涛、男娃、天乐……来到了客轮的最高层，透过迷漫的晨雾，遥望着祖国庄严、雄伟的黄埔港口。向华站在老人身旁，胸前别上了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小胸脯挺得老高。

客轮播音室放完嘹亮的《东方红》乐曲以后，又响起了银铃般的声音：“亲爱的侨胞们，我们经过六天六夜的航行，已经胜利回到祖国怀抱啦……”

前面，朝霞满天，红旗如海，把半个天空映得通红。岸上锣鼓喧天，歌声嘹亮，雄壮而欢乐的歌声响彻云霄。

“毛主席万岁！”

“祖国万岁！”

……

在船舷上，侨胞们一个个振臂高呼。船上的口号声，岸上的锣鼓声、鞭炮声，汇成了雄浑的交响曲。

幸福的热泪从李子良眼里，从小小年纪的江向华眼里，从几百个侨胞眼里涌了出来……

一 盘山道上

一眨眼便过去了十五年。

一九七五年十月初。天高云淡，日丽风和。广东东部金鸡岭茶场飘带一样的环山公路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匆匆赶路。

小伙子穿着一身洗白了的军装，挎包、水壶、腰带，一应俱全，全身上下的打扮，就象一个野营归来的解放军战士一样。他的军帽和衣领上，还有一颗红星和两面红旗的痕迹。

很明显，这年轻、英俊，性格刚毅、精神饱满的小伙子，是一个复员军人。

这个复员军人走得很急。九曲十八弯的公路上，汽车、拖拉机来往不绝，喇叭声不断；公路两旁松涛呼啸，流水哗哗。这一切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没有影响他前进的步伐。

一辆解放牌汽车从他背后开来，嘎的一声，在他面前停下来了。一个剪短发的热情而又俊俏的女司机，从驾驶室